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道學門

道統 附 傳道

名流槩業

立意發端 正統正傳之説○道有正統學有正傳窮原反本以會其所以同討疑辨惑以別其所以異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斷斷乎不可易也夫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此道常與三光五嶽之氣周流回環而無窮與風雨晦冥同流並行而無間可容息乎前乎千百世之已往者此也後乎千百世之未來者此也使天地可變則此道可變天地本無終窮則此道安有終窮哉然惟其氣之運也有淳漓判合之

不齊人之稟也有淸濁昏明之或異故道統之託於人者有絕有續而傳於世者有晦有明其在唐虞三代則聖人在上而其道行其在孔孟則聖賢在下而其道明自唐虞三代以來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所守惟一說雖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而未嘗不合乎一者夫是之謂同德自孔孟而後則道失其統學失其傳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諸子百氏自爲分裂千岐萬轍益以支離而無有能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夫是之謂異端

心之師人之師○趨諂之學以心爲師祖述之學以人爲師而道之統則不可以一日不續也帝得其師所以帝王得其師所以王聖得其師而爲聖賢得其師而爲賢求之當時得

之見知其人存焉則以人爲師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遡然而不相接則以心而爲師要之道有統緒學有源委得之潛授默傳之中與夫得於耳提面命之餘蓋同一轍也後世語道而好高則諱言其師或曰吾求之於氣化也吾索之於溟漠也吾得之於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時也嗚呼韓退之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夫所謂以是者要非莫然無有兆朕之謂也而數聖人者又其天錫聰明以爲之聖且各執是以爲授受之具而況不爲堯舜禹湯文武而恥言其師哉

稽古偉議 正學在人在經○唐虞三代正學在天下春秋戰國正學在六經唐虞聖人危微精一數語相與發天地之藏

於授受間如滎河温洛不能爲表章經緯秋使一時耕鑿之民渾然鼓舞嬉游於立極之中此其去古未遠其心實純如也夏商周繼之懋敬之德翼翼之心此猶未可以筆舌索至於相安相保於比閭族黨之中相規相摹庠序學校之内亦安可不求其故要之千七百年仁厚之風實起於耕田植桑畜雞豢豚之日仰事俯育外此無他求衣帛食肉外此無他望道路無班白之老鄉射皆容和之夫凡孝弟忠信之中於閒暇者亦不容少廢是故他日賓興賢能論秀造士使峨峨纓其冠于于然而來者亦不過前日鄉田同井間人耳均是道德均是風俗孰爲正學孰非正學吾固謂正學在天下苟以此一旦俎豆易而干戈詬誓易而盟詛吾夫子往來魯

衛聞必正而雅頌定無典謨賛易明禮以脉絡帝王之傳於將之燼餘者蓋爲人心計也况顔曾子思孟子之徒復相繼悉力而維持之曰克己曰忠恕曰中庸曰仁義蓋同一源流也今觀之飲瓢易簀問學言行蓋無玷而中庸一書舉天地萬物皆吾性分内事推之治天下國家猶指諸掌孟子七篇發明一性善之說反覆詳明如杓指川會終不易歸而主張一王道於井地穀禄之中誘掖一堯舜於行後長之際排異端闢邪說禽獸楊墨妾婦儀秦糠粃管晏其操驗稽决卒以吾夫子爲要領當時正學雖不在天下而在六經者誠有功也行道明教兩全故自達而在上觀之則始人倫而基皇極垂衣裳而天下治植德而濟同欲思兼而施四事可謂有行

道之實矣然八卦之作德通神明允執一語要相授受九疇叙彝倫之敎盤銘著日新之德重易訪範而布方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明敎也爲何如自窮而在下觀之則吾夫子删詩述書定禮制樂正五始以脩春秋闡十翼以洪易道所以立其敎於始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道悟於如愚之時曾子明一貫本忠恕而道傳於一唯之頃所以續其敎於中中庸之篇究性命道敎之本七篇之作發揮養氣之微所以大其敎於後可謂有明敎之實矣然祖述憲章兼二帝三王之盛律襲覆載備陰陽天地之功四代制作巍乎王佐之才高明光大可語明王之道極性情之中和可致位天地育萬物之效闢邪詖之言行仰承抑洪水寧百姓之功其行道也爲

何如

法祖嘉猷

我朝周程傳道○是道由堯舜迄于孔孟猶春之發生而夏之長也陵夷至于後世則凄然似秋而別然似冬矣逮我本朝接五季而興則又如窮冬冱寒而一氣之迎春歟蓋自藝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精粹得以全賦於人而濂溪周子出焉闡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以漸至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然其說已遂而未詳其學雖行而未盛於是時得二程子以衍其傳闡其緒始出入於老釋而卒自得於六經知性至命

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此伊川所以述明道者而謂己之學亦不外是宜上接洙泗千載之統而下開河洛百世之傳至于今而彌盛者皆是物也

關洛諸儒傳道（附）我宋隆興五星奎聚六藝風舒列聖尊經以為家法風雲律呂感召之常於是九江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出焉其學之高極於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言之幽探乎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美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而下誠未有臻斯者也繼之以河南之兄弟繼之以關洛之大儒明天理時中之妙論仁義忠信之實發理一分殊之祕辨太虛

氣化之名而孟氏千五百年不傳之妙如指諸掌矣

時文警段 主張推明之責○自龍馬負圖八卦始畫而先天之理已露然而太樸未散而吾道之用猶未甚著也至於堯舜之精一禹湯之執中文王之重易武王之建極是數聖人相與發揮乎天德茂建乎人極其所以綱維而揔統之者皆同歸乎此道也是故法度彰而禮樂著教化漸而仁義流彝倫攸敘而五行無汩陳之失潤澤豐美而群生無寡遂之嘆治効光明前後輝映而精微廣大之藴盡見於施為注措置之實可謂盛矣當是時主張道統之寄在上而其權不在下自郊鳳不鳴河圖不出而聖人之運始否然猶垂世立教而吾道之傳庶幾其不墜也其後有荀卿子之脩孔氏楊子雲

之草太玄河汾之講論昌黎之遠紹是數君子雖其間資氣有淺深之異而其所以講明而敷繹之者均有功於斯道也然而蘭陵之廢逃讒以死西都之季遭罾不淑天不假年而不及夫李唐文明之盛負誘遷謫而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間關歷落位不酬德而講貫踐履之素僅見之於簡册言語之間國亦何利焉當是時推明道學之任在下而其權不在上

道統本無終窮○道統無終窮聖賢不虛出天欲扶持一世則有一聖人出焉聖人之出其餘潤遺福千百年而未巳也千百年之後不能過世變之不作也又有一聖人出焉前後之相扶持彼此之無間斷天地之所以位夷夏之所以辨君

子小人之所以分皆聖人之功也是故天不生數聖人於一時而相望於數千載之間者固爲道統相傳之地也由羲皇而有禹而有周公由周公而有孔子孔子之後又百餘年而有孟軻信乎道統之無終窮聖賢之不虛出也

道統道學所係○主張道統在帝王推明道學在聖賢帝王出而在上當主張道統之寄使其權不散而在下此誠吾道之幸而亦國之福也聖賢窮而在下任推明道學之責而其權不歸於上此雖吾道之幸而非國之福也有聖帝明王以主張之於上而道統有所歸有鴻儒碩師以推明之於下而道學有所寄可不謂吾道之深幸而國家之盛福歟道之大原出於天渾沌未鑿此道已存爲天下國家者必本諸此如

之何其廢之參稽古今反覆世教攷源流授受之由究盛衰倚伏之勢則有可得而言者矣

繡語駢珠

自發言之殽亂而後聖賢以言語為天下的
自立言以垂後而後學者以聖賢為一身的

達而道行揭當世之日月者此道也　歷千載而猶一日
窮而道明開萬世之心胷者此道也　越宇宙而同關鍵

聖賢之外無正學皆榛棘也　精一之理得自心傳
正道之外無坦塗皆曲徑也　執中數語更相面命

世有古今而道無先後　吾道正統已灰復燃
人有存亡而道無絕續　前聖道緒既絕復續

精一執中之說雖未發於舜禹而吾心已有精一之旨
八卦九疇之義雖未陳於羲皇而吾心已有圖書之妙
變詐者以兵爭而戕道統　昧於心者以口耳而蔽道統
虛無者以清淨而汨道統　學於藝者以句讀而蠹道統

當今獻策道統之傳有在○正學猶元氣運轉天地間暖而蕃炎而變慘慘於秋而零落於雪霜摧擊之後一陽既復生氣自如榮枯憔悴於元氣何加損而主大造者抑有功焉正學在人心古寧有餘今豈不足吾獨惜世不皆唐虞三代而正學在天下者或枯且瘁也唐虞其春也三代其夏也春秋戰國則秋矣綿歷叔季其冬矣乎反枯而榮轉瘁而華吾知今日之元氣且做春矣故嘗謂吾道無古今在天下者堯舜

禹湯文武力也在六經者孔孟顏曾子思力也至若在諸儒筆舌間則孔孟顏曾子思之說微矣吾不于今日帝王有望則將安之乎

心傳聖傳之真〇學道以心傳為真言道以聖傳為真聖傳其言道之奧樞心傳其學道之正印乎孔壇雩風為真宗師續五六君子之傳孟門教雨為真宗匠多二百六章之旨堂堂國朝奎躔炳瑞天生真儒誰其嗣之嗟夫真儒不多得也耳聰目明此心之虛意清神爽此心之靈徹外則萬境融誠中則群疑釋自得於胷襟者學之真也惟心傳者謂歟匯源流泒乃聖之涯入門實地乃聖之域伐病則百脉理解節則衆理脫不惑於旂鼓者言之真也惟聖傳之謂歟大抵傳者

眞不眞則無傳焉毋以心傳而簞瓢默默以心傳而鼓瑟老子
非聖傳則槌提莊周非聖傳則無端涯蓋學流於僞僞則爲
害道之蟊賊言出於正正則爲導道之塗轍
御製十三傳賛○恭惟聖天子德貫三極學超百王遠推聖
道之宗深究傳授之本自伏羲帝堯而下回參伋軻而上各
爲褒贊以彰聖傳雲漢昭回斯文增重猗歟休哉昔我藝祖
以儒立國親製文宣之賛太宗重華協帝又從而申之鈞韶
鏘鏘垂示罔極今日承右之文緒奉燕翼之謀是宜深探本
原廣推流委斷自聖意定統著辭使道而果新於事物果無
預於治忽之數則已苟治之必以其道其能不追唐虞三代
之盛觀乎

聖賢道統道導有受有承○嘗論之孟軻氏述見知聞知之異矣惟自堯舜止於孔子韓愈氏述原道之作矣惟自堯舜止於孟子後之觀道統者慰焉豈堯舜而上固無其人而孔門弟子皆不得其傳歟衆言殽亂必折諸聖萬世之論至君師而底定矣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傳於聖人固有得時得位闡斯道以淑斯世達而在上者矣亦有無時無位明斯道以俟來世窮而在下者矣由達而在上者觀之固莫盛於堯舜矣然堯舜而上必有所受由窮而在下者觀之固莫盛於孔子矣然孔子而下必有所承夫肇開人文之極丕變洪荒之俗首伏羲其人也法始伏羲成乎堯則帝堯之前其無伏羲歟親承將聖之謦欬窮理性命之蘊微者曾顏其人也洙泗

之間有遠肖夫子之後其無顏曾輿歟有伏羲以開斯道之端而後堯舜得以成其盛有顏曾以續斯道之脉而後夫子得以大其傳聖贊所及包併無遺發孟韓未發之蘊其在於是噫莫爲之前雖盛弗傳莫爲之後雖美弗彰愚敢誦是說以爲今日侈

求之關洛尤易○雖然帝王聖賢遠矣抑質諸伊洛諸公議論而尤信濂溪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中焉止矣繼而長之則堯舜禹之中武王之極可造其門牆矣伊川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演而申之則湯之一德夫子之一貫可闖其戶庭矣明道謂道之浩浩唯立誠方有可居橫渠謂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會而觀之子思之誠孟軻之氣可入其堂

粵矣學者苟能泝伊洛之淵源而探孔子子思孟軻之學由孔子子思孟軻之門戶而尋堯舜禹湯之道統則道不遠人矣惟執事進而教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禮記中庸） 魏徵曰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唐本傳） 蓋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語為政注）

歷代事實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語堯曰）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孟） 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書洪範） 湯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仲虺之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湯誥文王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繫辭下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語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

皇朝典學 真宗景德四年王旦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以五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須而捨訓讀 高宗紹興十四年上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聖政

先正論建 哲宗元祐五年范祖禹上帝學八篇上起伏羲伏惟陛下遠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群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于泰和萬年其永觀矣

文集著說 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

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書遺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孔子是明快人顏子儘愷悌孟子儘雄辨上同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屢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陳氏曰孝悌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楊氏曰堯舜之道

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道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妙朱子曰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　劉穆元曰妙大造於無形則我無奇能斡元用於不測則我無特効巍巍有成豈　深機蕩蕩無名始融至理冥經緯於寂然不動之中絕意識於渾然莫窺之際我已超然世表孰有知其朕者艱哉吾道之窮也窮則變變則通敢問乾坤在我皇皇而無礙者孰為之寄幸哉吾道之通也通則久久則神敢問乾坤在我泯泯而無迹者孰為之綱向也作而今已化向也使而今已宜人人自納乎至吉之地物物自造乎無所不利之境吾於運量之餘不敢課能計效每以其

心傳之妙豁而歸之矣駸駸乎天下之治尤有不足言者爾衣爾裘我無所垂爾乾爾坤我無所取雖然形容者不能名其神化之妙駕辭乎黼黻之文寄意乎奇耦之畫何爲後世苦口之深歟

道統二　以道統于一立說

【發題】吾道與天地並久矣道真渾淪圭角不露時則爲堯舜禹之傳授心法斯道之一太極也道妙祕闡標準揭立時則爲湯武之開明世教斯道之兩儀始奠也道學淵源抽關啓鑰特則爲夫子子思孟軻之著書立言則陰變陽合之陰五氣布而四時行也愚嘗尋探道源而上下於數千百載之間矣夫道之初一中而已由是而著於躬則爲一德揭諸民則

為皇極合內外該體用則為一貫有貫通則不可無凝固於是乎有誠有凝固則不可無開拓於是乎有氣帝王授受聖賢講貫本本源源由始而終詎可有一之虧欠也哉

策且唐虞夏后之世一中妙藴禹得之舜舜得之堯堯得之天中果何物也無過不及也不偏不倚也該貫於默識心通之表體認於直上直下之時雖道無限量包萬有而會萬殊而原其初則有此而已商周以來是中也商書名之以德周書名之以極道果如是多端耶向使此中常如三聖之時則書不作於尹範不訪於箕矣惟夫中道既隱湯武懼後之求道茫茫無底止而有多歧之惑也於是撮是道之揔要而一德皇極之名立焉使人易知而易行也孰知自中而德自

德而極世變蓋已下矣三代衰大道裂天生夫子於衰周之後一貫之妙會萬境於胷中子思親承夫子者也而至誠盡性以其巨細精粗無毫釐之不盡孟軻親學於子思者也而養吾浩然以其徹上徹下無非天理之流行其名雖異其理則一嗟夫道在古今非二物也堯舜禹之傳授心法此道也湯武之開明世教此道也夫子子思孟軻之著書立言又此道也道果異乎哉

道之大原出於天純於唐虞三代假於五伯火於秦黃老于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斯道之傳不絕如綫所以能壽洙泗之脉而接孔孟之傳者寥寥數千載而未見也自濂溪先生出而導其源自二程先生繼而疏其流或以誠敬而

入道或以格物而造道探千載不傳之蘊而示萬世後學之
規蓋有正心誠意之學致知格物之功以互相發明者矣然
言有異同意有詳略而析理明道則一而已
事理夏因於虞而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
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
相授而守一道前董策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
一統同上夫道一而已矣孟滕文上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荀解蔽
道術將為天下裂矣莊子東萊曰道離於天下或者聖人為之
也亦時之變為之也道函於太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形未
鑿之天者未離也已而裂於乾坤減於河洛分於八卦散於

九章而其體始離矣雖然體固離矣而猶若未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鑿也河洛畫而未支也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叙而未疇也迨夫既鑿而支既演而疇析之而後分也鄒之而後散也詳之而後乖也彰之而後隳也嗟夫道之全體至是而始睽矣

道統三　　以道會於心立說

策頭　傳道以心胥則雖遠而在千載者有所得傳道以口耳則雖近而在一時者有所失夫吾道之在天下周流猶元氣䫖大猶天地明炳猶日月顧未嘗有一息間斷而聖賢之興則賴其相與扶持相與發揮以底於無所終窮然天之生大聖大賢也不數則道統之在天下或有微而幾斷而不續者

矣而聖賢之先後互相發明一意接續如親出一人之手蓋傳道以人而會道以心會道而以心則非必其人口誦手傳而可以越宇宙而符契精神於夢寐傳道而不以心則雖親見其人耳提面命特不過草木之飄香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然則道學傳授可泥口耳而不本心胷哉

策段 夫子設教洙泗一時門人發化染教不爲不多僅有顏曾二子見道親切如愚之賢曰唯之妙皆神領意會聖人之道而盡喪其口耳之習是以其傳愈久而愈不失其眞至若子夏之在四科亦翹楚也不一再傳乃爲田子方吳起莊周之倫豈非以其專於文學者猶未免有口耳之習耶孟子推明王道祇排異端餘風凜凜上接洙泗一時高第如公孫丑

萬章之徒傳道受業亦不減孔門諸子也然軻死遂不得其傳者豈非以其一時之所謂難疑答問者俱未能造於心傳之妙而猶不免口耳之譊譊耶傳道而不以心信乎其無眞得也

心學餘響誰其嗣之至我朝諸公繼出而後道學大明而正傳有所歸宿矣濂溪濬其源伊洛導其流中與諸儒又從而行其派充廣宏大葢與元氣周流而無間然也然莫不超然獨會上契聖傳於已往此其卓爾有立皆能衍聖傳於方來也歟由今觀之伊洛之學傳自濂溪固曰有所師授然也而濂溪之學又不知孰師而孰傳之耶大抵會微言於心術之妙探奥旨於義理之精彼一心也此一心也前一理也後一

理也顧何有於絕續顯晦之間哉必欲傳道者之皆有所授受則聖賢之生或疏或數或前或後統緒之絕久矣尚能綿綿延延至於大啓濂溪以來之宗派哉是則道統所在學者皆可以得之惟不溺於口耳而會之以心胷則雖千萬世猶一日也

事料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中庸序 東萊曰聖人之事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是 故論事不若觀言考言

不若觀心七篇之作其將以原聖人之本心也心本寂然迫之而後動心本無物與時而偕行聖人之心亦迫於其時者乎吾誠悲夫聖人有是心而不得以歸乎其天也是以因言叙事本之以心至於論列則起於堯舜而畢之周公意者處時之變而極焉者周公也　劉穆元曰道有統聖有統易亦有統聖道之傳均之易也自龍馬呈於河洛而精微廣大者不容自祕天地以其自然者畀之人聖人以其同然者槩之心遇事而形孰非妙用觸言而發孰非至理規規乎一事一言為其所得者止是殆未造乎其深者也

道統四　傳道　以表章正傳立說

策頭　崇化以明道統儒者不敢以虛文議實意謂吾道之將

泰也課效而感時艱或者乃疑其實意為虛文以世道之未
泰也雖然古今安有昔道之泰而世道不終泰者乎皇上須
舊製以贊先哲示新意以闡大原或者猶得以虛文病今日
儒者則曰堯舜三代之命脉至此而壽孔孟曾顏之淵源至
此衍而濂洛諸儒之心術至此而明回狂瀾於旣倒續元氣
於膏肓此吾道將泰之時其敢以虛文而議實意執事即儒
效以責成功因時事而憂治世儒者眞欲以實意望今日或
者乃曰講唐虞於寂寥千載之後而無以藥國匱民困之痼
疾談孔孟於影響不存之餘而無以平楮輕物踊之權衡廣
濂洛性命道德之言而無以回國勢阽危之元氣盛衣冠於
救鬬之時備笙鏞於泣辜之際此世道未泰之時遂得以實

意為虛文

續說是故堯傳舜舜傳禹禹傳之湯文武五六君子惟知天命之畀我者為甚至故我之宗主斯道亦甚切是以執中數語三聖相傳歷千載而猶一日越宇宙而同關鍵後乎是者重易六爻皆以明天理也陳書洪範皆以叙彝倫也世有古今道無先後堯舜用之而帝者此也禹湯文武用之而王者亦此也故曰主張斯道在人主吾夫子紹帝王之統出而開人極立世教作六經以明一貫之旨孟亞聖承三聖之傳出而開邪說正人心著七篇以闡仁義之蘊正統幾絕賴以復續此其有功於世者誠不淺也繼而荀卿之於戰國楊雄之於漢王通之於隋韓愈之於唐遭時雖殊明道則一故曰講

明斯道在師儒　我朝以儒道立國藝祖皇帝肇造區宇再奠人極一洗五季之凡陋復還隆古之純懿君臣父子之分明禮樂法度之文著聖子神孫繼繼承承隆推儒術惟恐或後庠序未建民未知學我是以有郡縣之詔丘園隱德時所愛慕我是以有布衣之招以理學為命脉以仁義為胚胎以言論為光華以名節為風采其所以護養吾道之元氣者厚矣

事證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 堯往萬世如見之文武之道同伏羲
荀道也若通也無不通也適堯舜文武為正道非堯舜文王
為他道楊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辨道 原
東萊曰吾嘗求易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有一畫也而畫則
始於伏羲一之畫未詳也畫而三之卦而入之其端倪略發
也已而文王重之孔子係之而易之體始分矣雖然不重不
係不可也人心憒然中則無見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視也不
烈其聲瞶者弗聞也洗心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
聖人之餘也為其餘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八

道學門

道學 附 濂溪 二程 程門高第

横渠 康節 晦菴象山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師道之說有四○有眞儒有眞學眞儒出而師道傳眞學闡而師道明世之盛也師道在帝王時則眞儒眞學泯乎言辭之表而溢乎事業之間世之變也師道在聖賢時則眞儒眞學得之講貫之詳而驗之涵養之熟世之降也師道之在帝王者不過付之司存師道之在聖賢者不過寓之方冊而眞儒眞學幸而不絕於天地之間者則惟其豪傑自

興之人世之復也在帝王者能契乎方冊之所不傳在聖賢者能濟夫同存之所不及則眞儒眞學迭講於君臣之際有以嗣百王而詔萬世則實惟天地鬼神陰相斯人之功夫道也者何道也二氣五行之所以化四端五常之所自生三綱九法之所由出固世之所謂眞實無妄者也以之脩身則和而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無古今無治亂使生民之類可窮則斯人之理可熄尚奚有明不明傳不傳之異哉然而氣之運也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故吾道之在天下雖無存亡而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其消長盛衰亦或不能一是以民生有三師居其一先覺之道後覺所資即其道之所在

以覘夫眞儒眞學之所以然而世運之升降人物之參差亦可見矣

學貴體用兩全○聖賢之學有體有用曰道也性也心也萬物之理也斯之謂體曰學問也致知也力行也措諸事業也斯之謂用兼體與用渾然一貫此孔子所以爲萬世名敎之宗主也體而不及於用此老聃莊周之徒推諸自然而其流爲清談若釋氏出於西域殊方異習則又在於勿論言用而不本於體此申商韓非之徒志於有成而其弊爲流俗若荀卿子號爲大儒而躁切急迫亦未免墮於一偏嗚呼學之難明也其已久矣論濂溪二程之學大明於聖朝節愍崇奬之曰其猶桑間濮上之黃鍾大呂朦朧醯醬之大羹玄酒乎自

非賞者之知味爲知以發揚其體用一貫之學哉

稽古體用 古人體用之學○唐虞三代之君有聰明之性有微妙之德有皇皇汲汲之勤其發爲言也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其施爲教也不出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觀其司徒之教典樂之教固非一二有司所能辦而學校庠序之說自王公卿大夫至庶人子弟無不入自灑掃應對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知玆豈簡冊之空言是以學於家仕於朝從事於四方亮天地變陰陽有人治水土掌山澤有人膺夷狄驅猛獸亦有人蓋至於山川鬼神莫不寧華夏蠻貊罔不俾皆吾道功用而曷嘗號諸人曰如是而爲儒如是而爲學也逮德下衰皇極不建言治者汩於管晏功利之習君無與於

學求道者淪於老莊空虛之說反不涉於事所謂發政施仁之實開物成務之功誰其知之夫子負天縱之資不得君師之位載贊之餘莫我知者獨取先王之法退而與其徒商略之問政問刑問兵食不一而足爲邦爲國爲禮樂靡所不該小試之則治賦折獄賓客會同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大試之則隳三都卻萊夷歸汶陽田誅少正卯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聖門廣大何所不容抽關於顏而傳說於曾振鐸於思而大鳴於孟眞見吾道之非空言而吾言之皆可爲天下國家用也眞儒眞學體用兩全古之人何莫不然哉

孔門體用之學○蓋自危微精一之旨既絕於口傳面命之餘而建中立極之事又不存於會盟侵伐之世吾夫子紹二

帝三王之緒而木鐸以振揚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謂盛矣然其道大學博當時門人弟子猶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惟得其近似有如游夏二子先傳後倦之說固已岐體用而二之顏子以亞聖之資而起喪予之慟則一貫之學非曾子而誰任是以傳之子思而中庸一書發明大中至誠之體而極於參天地贊化育爲天下國家之九經後世學者志乎其體則捐棄衆有而不容思包括萬化而不容辨及從而窺其用也則又若廣大而難施迂久而難成世變愈降師道不立其高者去爲清談其下者甘爲流俗孰從而講明體用一貫之學哉

法祖嘉猷 我朝二三大儒○藝祖立極天下文明凡百制作

每暗合五三六經之旨識者固有以占五星聚奎之應矣逮
及昭陵異人輩出元氣之會渾然天成時則有若太山之孫
以經術之學闡石守道得之祖無擇又得之而天下始知經
術之爲眞經術時則有若海陵之胡以體用之學闡范純仁
得之錢公輔得之而天下始知體用之爲眞體用時則又有
若濂溪之周以窮理之學闡程明道得之程伊川又得之而
天下始知窮理之爲眞窮理是三君子者萃見於天聖明道
慶曆嘉祐之時豈無自哉每觀仁皇在御淵默不言淡泊無
作其究治之功不特施於講讀之勤而每自得於燕私之際
其禮義之澤不特見於教養之具而尤先正於風化之原蓋
庶幾三代渾灝之習焉風雲律呂感召之常是以孫之學則

得於春秋之尊王既不爲傳注之所惑亦不爲曲説以亂經
攷當世之功罪推王道之治亂如指諸掌范文正嘗言其道
德經術宜在朝廷矣胡之學則出於論語之忠孝言行身化
爲之本治道時務爲之用邉防水利之法兵陣筭數之原精
粗具舉王金陵嘗言其文章事業天之所開矣至於濂溪之
學則開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
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至於上
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可以舉而措之於
天下葢自孟氏没而歷攷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
汛掃平一之功未有髙焉者也
我朝崇尚道學○我朝以儒立國藝祖皇帝肇造區宇再奠

人極一洗五季之陋復還隆古之純懿君臣父子之分明禮樂法度之文著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尊崇儒術惟恐或後庠序未建民未知學我是以有郡縣之詔丘園隱德時所愛慕我是以有布衣之招以理學為命脈以仁義為胚胖以言論為英華以名節為風采其所以護養吾道之元氣者厚矣而老師宿儒項背相望羽翼相成蔚乎可觀發明太極表倡諸儒則有若濂溪之周講貫理學伯仲相和則有若西洛之程捐東西之銘闡乾坤之秘則又有若關中之張析天理人慾之分於毫釐之差發王道伯術之辨於義理之際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開導後學俾識所趨而義利之漸入於人心者匪一朝夕吁何其盛也

辯文淸後學失於蕩與錮○學絕道衰學者狃於意見之偏而不明乎聖賢修己治人之事務高遠者蕩之而忘返卑近者錮之而不通而道學之所不明者有由矣彼其忘蕩於高遠者乃曰德性之不尊則禮樂威儀皆爲外物大者之不立則勉強聞見皆爲虛文一眞苟悟萬境自化役志事物秖益贅疣於是乎始有尸居淵默而求頓悟之功者矣不知夫致廣大者始於精微捨精微則廣大不可求極高明者本乎中庸外中庸則高明不可至古所謂琴張曾晳之徒銳於進取蓋此類也而烏知有務學之實地哉至於習錮於卑近者又曰日用飲食皆天理之寓小數曲藝有精義者存事事而究物物而察日累月益可以至道於是乎始有循名按迹而

求寸進之效者矣不知夫灑掃應對雖入道之序而道非灑掃應對之所能盡射御書數雖成德之階而德非射御書數之所能窮若游夏之倫膠於聞見蓋此類也而烏足語造道之極功哉

學所以會夫道○同歸而殊塗者聖人之道下學而上達者聖門之學泥於異而不會於同非吾道也捨下學而從於上達非吾學也學所以會是道不知學則不知道矣自天命之則謂之性自率性行之則謂之道自喜怒未發則謂之中自此心之一則謂之仁自合體用適物我則謂之忠恕流雖分而源則一名雖異而理則同其冲漠無朕若無迹矣而體物不遺未始離於迹其發育峻極若甚妙矣而禮儀威儀未始

一於妙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道之所以塗殊而同歸也學
者於此正不必求之冥邈而捨吾踐履之實不必忽其切近
而溺於虛無之境切問近思而仁在其中徐行後長者則孝
悌自寓由夫婦之可知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知由夫婦之可
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行即日用常行之中以會窮神知化
之妙此學之所以下學而上達也

學至乎的而止○學道者必志乎的而止的者道之中也射
有的學亦有的射無的則迷學無的則支道之不得其傳謂
其的之不立也聖賢者道之的寓焉學道而無的則冉閔無
所踐由賜無所稽游夏無所聞羔遲無所仰何者道無所集
也道之的自堯舜始堯之授舜曰中舜之授禹曰中中固所

以爲的也舜禹之執中尚忠則天下以舜禹爲的湯武之建中訪範則天下以湯武爲的周公之後道散而不傳於是後數百年而道之的始歸於孔子孔氏之爲的者何學也亦曰中而已故曾子得之而爲忠恕子思得之而爲中庸曾子子思於是有破的之功而琴張曾晳之流則睨乎的之偏者也子思之學至孟子而絕矣雖然道之的不傳而書之的猶在也

繪語聯珠

無適無莫之中而與比之義常存
勿忘勿助之中而正心之法已寓

良知具於秉彝之初　自明而誠致知之始事也
真知充於格物之後　自誠而明致知之終事也

賢者求知乎此者也　行道不蹈水火以其知也
聖者生知乎此者也　觀者不昧皂白以其見也
精粗本末非二致也　沉涵義理之涯涘而此性春融
始終條理實一貫也　浸潤道德之淵源而此心冰泮
有致知之學廣於致知而力行之弗逮則其蔽也蕩
有力行之學致於力行而致知之弗充則其蔽也拘
性焉安焉之謂聖生知安行乎此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致知力行乎此者也
極吾分量之所得其初愈探而愈博也而支離所以簡易詳
說所以以反約則亦何惡乎博
極吾分量之所到其終愈造則愈勞也而深造也以自得先

難所以後獲則亦何惡乎勞

戒今學者求學貴有見於內○學貴於有所見於內不貴乎有所徇乎外蓋有所徇乎外則聖人之所未言者吾必不復求聖人之所已言者吾必不復辨衆人之所同是者吾必不復疑衆人之所同非者吾必不復取是皆役於耳目而無得於心豈所以爲善學哉惟夫有見於內則聖人雖未言而吾必索其所未言聖人雖已言而吾不拘其所已言衆人之所同是者吾不掩其所未至衆人之所同非者吾不遺其所可取必欲自得於心而不役於耳目信所謂善學者也故嘗謂善學者如孟子之論人不善學者如諸子之學孔子匡章通國皆以爲不孝孟子則以爲孝陳仲子人皆以爲廉而孟子則

鄙其廡差有見於內而不徇於外也孔子之尚右蓋有爲也
而諸子亦從而尚右速貧速朽言蓋有激也而諸子亦信以
爲孔子之言是徇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
實地極功之說○有務學之實地有造道之極功求極助而
不始於卑近則其失也蕩循實地而不志於高遠則其失也
錮聖賢之教人固不欲其蕩而亦豈欲其錮哉故夫學者之
於道必有講明踐履之誠以求之於始則循序而進由下學
而至於上達由利用而至於窮神夫何蕩之有必有圓融洞
徹之見以會之於終則超詣之至非止於寂然不動而有以
妙乎感通非止乎篤實輝光而有以極乎聖而不可知之妙
夫何錮之有學者而致察乎此則聖賢之言其淺近者務學

之實也其高深者造道之極也一言一話無非學者之指迷捷徑又安可泥其異同之辨哉

學當體用兼備○六飛南註理學益暢龜山楊氏侍講尹氏所以七盟斯道輔翼正學者尤大彰著由五峯胡氏而下以至于今繼繼承承殆未墜也然邇日以來僅若戶牖之異一以致知格物教學者則曰灑掃應對有精義入神之妙而不可以躐等一以窮理盡心警學者則曰聞見識知皆支離測度之私而必在於有覺悟謂二者所從入之門則有等差要其終之至於道則一而已使其必以灑掃應對爲先而弗見夫精義入神之域則是體用之不全也惟其即灑掃應對而精義入神在焉何至於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哉使其必以窮

理盡心為務而盡屏夫聞見識知之用則是體用之不全惟其方以見聞識知不外乎此心此理何至於處己治人之事忽而不講哉顧嘗游於二先生師友之間者宜有以得其所依歸矣

主意收結 學當講明四書○雖然道以學而明儒以學而顯天下以學而經綸後世以學而啓迪學誠不可廢已而學之要則在乎四書蓋昔者聖賢立言垂教之大典備於大學應機接物之格言該於語孟而心傳精密之旨又見於中庸之篇四書既出人心之標的帝王之模範具矣然四書之旨閟邃精微傳注之不明訓釋之不備則不足以發先聖之藏不足以開後學之惑於是我朝二程夫子既為之發明矣朱文

公又爲之闡揚焉使前言往行若揭日月斯道之脉于今有傳皇上典學之暇留心四書嘉奬文公所著訓解親灑宸翰以褒榮之寵錫公爵以尊禮之聖意所向用將推四書之澤以澤天下後世師道立而善人多會有興起於鳶飛魚躍之下者執事其必俟

學當務其所師○切嘗謂一關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聖言之殽亂也而後聖賢以言語爲天下的自聖賢以言語遺後人也而後之學者當以聖賢爲一身的令也不然絺章繪句以爲高而謂之時文之學隨時遷就以爲賢而謂之勢利之學甚至借六經以文奸視孔孟爲迂闊寧不自貽伊戚也哉夫有孔而後有顏曾子思以至孟子蓋至孟

子而吾道始大彰明皎著於天下然而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敏而荀而流於駁醇如舒而近於弱雄也專摹倣而失之淺
通也曉作用而失之蹶愈識大原而密察之功未至孫明夫
義而脫灑之習未見安定之明實用踐實地固足以成一世
不監之才濂溪之知先知覺先覺尤足以發千古不傳之秘
然則學至濂溪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聖天子方以正學倡
愚生何敢不自奮於鳶飛魚躍之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君子學以聚之易乾 古者比年入學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記學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學記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語 下學而上達

論語憲問

歷代聖賢 帝王事見聖學門 ○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論語 學而不厭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論語 終日不食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論語衛靈公 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論語十九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孟子公孫丑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可乎 家語困誓篇 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公孫丑

皇朝聖學 仁宗嘉祐八年上御延英閣呂公著講學而習之因說命云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人主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

繖孝宗嘗曰自昔人君不知道只爲不學周必大奏堯舜禹之稽古高宗之監成憲故措諸事業後世莫及錯言行

先正論建司馬光上神宗曰切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論甚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漸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　朱熹上孝宗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

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
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
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
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
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
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
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文集古帝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
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

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程子曰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讀）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所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反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所好與顏子異矣（顏子好學論） 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

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語注學只是不爲己故日間將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閑事卻熟譬人之爲學只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　南軒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眞文采之習勝而士流於蹇淺又況乎居之所從事不過爲覓擧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眛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道學二　濂溪　以超悟獨得立說

【策頭】有自得之學有自信之學學而造於自得則雖特出意

見可以垂諸百世而不惑學而篤於自信則雖斷爲議論可以質諸前聖而不悖踐履之學未至於此乃欲以其空談強同乎聖賢之訓未見其眞有得也夫自王綱不攝孔子孟軻一聖一賢出而鳴道斯世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六經之訓昭如日星以垂萬世之憲性理之學反覆開明以指天下之迷其論人物也如權衡之不可欺其闢異端也如冰炭之不相入殊塗而同歸者必返諸源流之正似是而實非者必辨其毫釐之差其踐履之學超乎萬古之上不由師傳默契道眞後之言道者蓋皆自本而支自源而委也

策題 濂溪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覺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

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仁義中正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妙際曰廣大高深窮其歸則不外乎日用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談而無實又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出於陳摶摶老子之學也開端清虛之地而能統會斯道吾不信也要之先生所得之奥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甘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玩顏淵之所學是果何味而獨嗜嚅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

其巧詭怪僻説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當旦晝梏亡之餘而平旦之後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偉哉　晦菴先生嘗曰太極圖與通書相表裏南軒先生亦曰通書發明太極圖至哉斯言眞後學之龜鑑也予嘗三復是書而得其説矣始之以誠即圖之太極也終之以艮即圖之主靜也其曰誠之源誠之立者即大易乾元資始乾道正性圖之所謂陽動陰靜是也其曰誠之通誠之復者即大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圖之所謂五行之性是也以至動靜一篇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之語豈非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乎性命一篇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之言豈非所謂五行一陰

陽陰陽一太極者乎大抵太極一圖皆以發明大易未露之縕而通書之作亦自夫易中來也二公之言豈為無見

事實 濂溪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知郡州新學校以教人呂正獻薦為廣東運判迁提刑以洗寃澤物為己任病請南康軍以歸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先生襟懷灑落雅有高趣　明道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有求道之志又曰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並錄）　黄山谷濂溪詩序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　朱晦菴賛曰道

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又紀濂溪書堂曰我宋受命五星集奎
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淸明之稟得以全
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
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〇軾文畫像記曰
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
盡道理上同三先生祠堂記曰自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濂
溪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
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卽天人性命之微修已
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旣親見之而得其傳於
是其學遂行於世　張南軒撰祠堂記先生起於遠方乃超

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生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八

道學門

道學三　二程　以倡道伊洛立說

名流舉業

論真儒有真識見則有真踐履真儒有真踐履則有真識論夫知道之實者所以為力行之地也行道之篤者所以有明道之功也君子之學至於真實而不容揜則行之於一時垂之於千萬世無足疑矣何謂真識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知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是也何謂真踐履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是也何謂真識論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是也嗟夫石璞未雕猶可疑也美玉精

潤何足疑也蒙霧未披猶有疑也青天白日何必疑也眞儒抱負百代宗師秋空無雲滄海無波風標峭直斗詹輝光後之學者信之可也疑之可乎

第段我本朝儒術盛明軼越前古其道學之盛發之以濂溪翼之以二程而二程之功尤爲博大今觀其言論無非主於互相發明而已夫心一也伊川謂有所主則虛明道謂有所主則實虛者以主敬而言實者取虛器入水之譬要之伊川所謂虛即夫子絕四之旨明道所謂實即孟子充實之意何疑於異同乎學一也伊川謂多聞言行爲貴明道謂記誦博識爲病貴於多聞者蓋以前言往行蓄德之基病於博識者蓋以翫道求工強記適爲玩物喪志要之伊川所貴多聞即

孟子博學詳說之旨明道所戒玩物即夫子多學而識之病何疑於與同乎伊川釋艮其背之義蓋欲反觀諸內而不徇諸外言學力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戒蓋欲內外之兩忘渾然而貫於道言學力之終也然非致力於不接外物之始則何以造於內外兩忘之妙孟子反身而誠不異乎此合而觀之大抵二程之學以誠敬為入門則心兮本虛而所存者實矣以踐履為實學則所取者博而操之彌約矣以格物為窮理則蠢動有形冲漠無朕舉不離乎精粗之蘊矣此所以繼濂溪而為道學之倡

自其受業於濂溪之門抽關啓鑰於太極之一圖退而攻仁義忠信之實蓄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千載

不傳之秘故其在講筵則格君心為御史則救時政居撫宗則視民如傷及門之士如謝如楊如尹如游如呂如范類皆不負所學致君澤民瑞日祥雲和風甘雨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粹然其可貴此則程氏之正學也

事實

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權監察御史神宗從容咨訪進說其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先生資禀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隱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求諸六經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自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繁以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為從衆應文逃責之事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不可及也〔行狀〕伊川曰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釆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明道墓表〕上蔡曰明道終日

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䌸米文公贊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修來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

䌸伊川先生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于周茂叔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韓絳上其行義于朝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且上奏論經筵之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

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既而命下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錄朱光庭曰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又謂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illegible]亂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侯仲良曰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

姑就合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伊川文
公贊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
粟之味知德者希孰失其實　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
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
句損撲不破、問伊川因何見道曰他求之六經而得但也
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是地位了　答門人書曰明道
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
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
狀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
一狀計較如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
爲兆而伊川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

爲同耶但明道所處乃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語錄

道學四　程門六高弟　以篤信師學立説

呂與叔　范淳夫　謝顯道

游定夫　楊中立　尹彥明

蒙頭自學者無守道不渝之操而後正大之道晦自學者無守學不變之志而後正大之學微嗟夫道之爲學所以壽其傳於無窮者正賴夫宗主道學者與其門人弟子相爲戮力共守而存之耳而天下之有守不渝者何其鮮耶平時高談我心匪石一臨利害所守已渝何有於守道平時師承摳趨

請益一經排擯皆即叛去何有於守學若夫君子則不然不爲利疚不爲威惕可殺可辱而道之見於踐履者不可得而踰焉中流砥柱夷險一致可擯可斥而學之得於師資者不可得而變焉夫如是然後爲信道篤而自知明矣惟程門之諸高弟爲然

策段若昔夫子從容洙泗之間從其游者三千餘人若以優劣論之則一顏之外幾於無人然曾閔由賜之徒亦後世之所嘉尚者正以其有所守且結纓垂死之舉吾在汶上之言守道也江漢秋陽之喻嘗聞大勇之語守學也所守足取於學問淺深何識焉甚矣聞道非學之非難而信道守學之爲不易也法論語作法言矣至美新亦爲之以魯論爲儒宗矣

誤漢者亦此人焉事陳良數十年一見許行即棄所學董仲
舒得罪其弟子呂步舒與有力焉向為身死而不敢背正道
今為宮室妻妾而為之向為身死而不敢舉正學今為富貴
利達而為之滔滔者天下皆是豈不有愧於孔門諸子哉
自二程受業於濂溪之門抽關啓鑰於太極之圖退而致仁
義中正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鳶飛魚躍退不作人是以及
門之士如謝如楊如尹如游如呂如范類皆光明俊偉不負
所學故其立言也則以生意而論仁以主一而論敬物物有
理欲窮理而知天事事放下為齋心之要法心不可無力辨
其流於佛道則有體必欲察於鳶魚此不亦能光大程氏之
言乎其立身也或坐春風之中或立門外之雪色溫氣和講

宜有第一之稱德氣粹然政事有絕人之譽或透勢利之關或明動靜之理此不亦能推行程氏之學乎蓋程氏之教人也深其諸賢被作成者廣其勢固應爾也

嗚呼不覩宋衛之辱無以知孔門諸子從道之堅不覩齊梁之沮無以知孟氏諸弟尊師之篤不覩黨禍之慘無以知伊川門人薰德之久方黨事之起也黨逆株繫倘發如矢而張[illegible]心溝壑之不變方學禁之嚴也遜遯深遊不敢親承而焉時中歲寒不改至執贄十反而不已吾道可守而夷狄之法不可尙則謝顯道其人也進士可棄而元祐之學不可譏則尹彥明其人也嗚呼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諸君子有焉吾道幾墜而復續性學已晦而復明至今談伊川之

學者欽衽起敬誦伊川之誨者書紳自守是雖先生善淑之教亦諸君子固守之誠也方今正學昭明正人登用倘萬無恭道復隍之患然篤信好學正羽翼吾道之責也若夫邢恕之於程氏陸棠之於龜山則爲名教之罪人豈惟朝廷之憂亦二三子之羞謹毋輕變所學

[illegible] 呂正字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而卒業焉伊川曰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便不回 遺書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 語錄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嘗與伊川論唐事及作唐鑑盡用其言伊川曰淳夫相信如此 淵源錄 客有見伊川先生几案

惟唐鑑一部先生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遺伊川曰講筵須得淳夫來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上同朱子曰范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

謝上蔡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 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去箇矜字伊川因語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錄朱子曰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

窮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文公語錄

游御史名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壯益自力心傳曰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伊川一見謂其賢可與適道謂楊龜山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語類朱子曰定夫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其行蓋矣得甚廣　南軒曰二程先生兄弟倡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於門見推高第有三人焉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楊公謂公心傳口到誠於中形於外

儀容詞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矣

楊龜山名時字中立家於南劍之將樂縣謚文靖公天資夷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絕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度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接物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語錄朱子曰龜山只要閑散然卻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尹和靖諱焞字彥明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十議誅元祐鄙人不荅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

褒爲和靖處士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某敬事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祁寛問如何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且如人到神祠中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問伊川曰心廣體胖只有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着不得也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聲某曰譬如鍾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語録年二十登二程之門垂二十年盡得二程先生之學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朱子曰尹和靖主一之功多窮理之功少

道學五　横渠　以倡道關中立説

箋頭人於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愚謂天地之帥吾其性者亦然一身中有一乾坤此康節之詩也愚謂天地之塞吾其體者亦然大抵道行於通而不待於窒錮於其窒則無以知吾心之大道運於廣而不運於狹溺於其狹則無以知吾身之大蓋心之經綸萬化生焉身之乾坤萬有藏焉心之開拓得去有貫通而無窒塞身之充廣得余有弘大而無狹隘則陽動陰靜吾斂舒也天地高下吾升降也化之源源生之職職吾運用無停止也感而必應應復為感吾機緘相終始也先儒於此心而發其端謂心上起經綸意者不于其窒而于其通則心有不勝窮之用謂身中有乾坤意者不于其狹而于其廣則身有不勝用之理天下事何莫非身心之所

爲也正心而天下治矣誠身而萬物備矣特患自室而自狹之耳此西銘所云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也

策段天壽斯文大儒篤生發不傳之秘於衆聽贖亂之餘指正大之歸於蹊徑榛莽之際迷者開而明也塞者闢而坦也千載之下與聖經同功舍西銘奚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味同胞吾與之義則一視之中固有等夷矣豈若墨子之直指博愛爲仁乎理一分殊程子之言是也務理一分殊之論則會歸之中未嘗不辨別矣豈與孟子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異指乎本此則爲體行此則爲用西銘之說是體用之兼備也謂此言體而不及用非也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西銘之說由志氣以爲涵養地也謂志氣之無關於性又不可也

其他一事之善則取之爲法一念之發則進之以爲道蓋自秦漢以下先儒無此議論非其用功到而知覺融涵養深而見識徹豈能強爲此語哉　噫天地如此其大身心如此其小苟徒囿於形而求之于玆藐焉仰觀于上將何以參乾父之覆燾俯察于下將何以配坤母之持載故自身心而觀之天地之塞吾其體則天地之塞在吾一身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則天地之帥在吾一心也民吾胞物吾與則若民若物皆不出吾身心也充其大而不梏於小則何物非我何我非物吾見天地之爲小而吾身與心之爲大矣程明道有曰訂頑立心便達至天德又曰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非以其身心而體道者歟

[illegible]横渠先生名載字子厚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遠器欲成就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醇如也呂晦叔薦先生于朝上即命召入見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先生感異夢思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又嘗謂春秋之為書乃聖人所自作

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序正其統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狀行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守讀朱文公贊曰蚤悅孫吳晚談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錄語　橫渠心統情性搷撲不破胡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先生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模底康節揚中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先生曰是並同上　程子荅楊龜山曰西銘之爲書

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illegible]

道學六　康節　以因數明理立說

癸頭有義理之學有物理之學有性命之學因神農取益取噬嗑因黄帝堯舜取渙取隨而知畫前之易其詩曰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詩則所學不在書而在理以起震終艮明文王之八卦以天地定位明伏羲之八卦而發揮先天之學其

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則所學不在書而在心此義理之學然也杜鵑之聞至微也而知世治之所關春雷之鳴至隱也而知其所泄之方詠楊柳之風氣參灑落有吟風弄月之趣推牡丹之數胷次洞達有致知格物之妙此物理之學然也習智而智習愚而愚習性而性習狂而狂又發明孔子性習之說論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曰皆情也非性也論韓子之上中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性命之學然也是學也固自李挺之而傳之邵康節也然康節之所自得者亦多矣

案段 不觀明道之論無以知康節爲内聖外王之道不觀了翁之論無以知康節爲在心之學甚當求其源流矣有義理

之學有物理之學有性命之學是學也蓋北面學挺之而得也然叩擊於飯立坐拜之間潛思於興居夢寐之際探羲文於方冊中探造化於指顧頃公豈無自得之妙哉

自同時不知公者往往以為神仙之學豈知公之所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嘗謂公為幻惑之流歟後來不知公者又以為考數之學豈知公之所學本乎心或於心外欲觀休咎而已嘗謂公為卜筮之學歟不然邪和叔欲傳此學公告以虛心滌慮程氏性學淵源公則慨然欲授之果神仙乎抑至誠乎果數學乎抑心法乎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後之欲求其學者當於此詳味云

事實 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

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明道撰墓誌 康節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生客曰何也康節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 康節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

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聞見錄熙寧間行新法康節門下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以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並上程子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明道撰墓銘堯夫如空中樓閣朱氏云言看得四通八達語錄陳瑩中曰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惡足言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特餘事耳答楊中立書朱文公賛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日

月酢夏坤乾 康節之學本於明理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 蓋是專心致意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 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 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他自在背處並朱熹錄

道學七 晦菴象山 以同於明道立說

策頭 道以心而學理以言而明會於道而各有所得則形於言者有時而不同因其言而互求其理則要其歸者無一之或異是未可以易言也蓋人有是心心具是道厥初渾然浩浩其天人不能以自明也於是發揮斯道正有賴於聖賢更相講明之功然自聖賢之既言也在堯舜謂之執中在成湯

謂之一德在武王謂之皇極在周公謂之經制五六君子尚不能強異以爲同而況其他哉故曰會於道而各有所得則形於言者有時而不同雖然其言雖異也其議論雖有間也而所以闡道原以正人心塞邪說以開後學則一而已譬猶日月星辰其次舍雖不同而同謂之天山川草木其流峙雖不同而同謂之地是未可以區別計也故惻隱爲仁之端而剛毅木訥亦曰近仁羞惡爲義之端而無適無莫亦曰比義據所得而言皆所以爲去聖繼絶學而亦豈有異旨哉故曰因其言而互求其理則要其歸者無一之或異

策段 天祚皇宋代生洪儒乾淳間則有朱夫子出焉開示蘊奥提挈綱維砥柱吾道之天地開揭吾道之日月其論性也

則有氣質美惡之別見於孟子之集註其言道也則有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之說見於論語之詳說其習中自得也則沉潛反覆恍然有得焉於中庸章句之序文性中之天至文公而徹道中之天至文公而會習中之天至文公而融

象山之所謂頓悟者亦非曰即心是法超然徑詣如禪宗者流也誠有見夫德性之不尊則禮義威儀皆為外物大者之不立則勉強聞見皆為虛文良心內存衆妄漸滅一眞有覺萬境春融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非一本也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非一物也故曰此心本靈此理本明幡然而改沛然而莫禦又即其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而標的之此頓悟之說所以表暴其自得之學也

切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衆言之殽亂也而後聖賢以言語爲天下的自聖賢以言語道後人也而後之學者當以聖賢爲一身的伊洛之澤一脉而元城了翁謂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户然則南渡以來數君子所以立言垂訓者皆所以壽斯道之脉也邇日以來僅若户牖之異以致知格物爲教者則曰灑掃應對有精義入神之妙而不可以躐等以窮理盡性爲教者則曰聞見識知皆支離測度之私而必在於有覺愚以爲二者所從入之門似有差别而要其歸則一而已若夫議論雷同隨聲逐影固非前輩所望後學而門庭日異見的援引亦豈前輩所望後學哉惟知議論不能不異而門庭本無不同則朱陸二夫子之學可識其真在矣

晦菴先生諱熹字仲晦居建陽之考亭師李延平精思實體所造益深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是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語孟則深原問答之意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呂既亡而清濁無據取司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之法周程張邵之書為之裒集發明太極先天二圖為之解明條畫程張門人為之區別其所長剖析其所短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少

異亦必講磨辨辯以一其歸行狀

象山先生諱九淵字子靜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晦庵曰陸子靜除意見三字誤天下學者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又云陸子靜只靜坐澄心錄孔煒謚議曰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孟軻氏甚是崇是信謂此心之良天所予我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弼行

丁端祖覆議曰象山陸氏者自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嘗曰

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長而講學論及太極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並諡求吳杰曰三諡議一以為學得孟氏之以為學非伊洛眞得先生之心至論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